从“只有背影”到“华丽转身”：“草根逆袭”话语的媒介建构

袁 会 蔡 骐

【摘 要】“草根逆袭”在媒介平台的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媒介通过四种话语模式抽象再现了这一现实议题。其中，奋斗话语、时势话语和才能话语分别侧重“草根”逆袭的不同原因，励志话语成为它们的共同底层逻辑。话语结构方面，逆袭话语始终围绕“草根/精英”、“逆/顺”和“袭/非袭”三组二元对立而展开，结构中的缺席概念和隐含关系才是各种在场意义的生成条件，话语所服从的权力秩序正是藏匿于这些被遮蔽的内容之中。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草根逆袭”是新闻生产者根据稳定的范式，对现实材料进行的象征化抽离和结构性改写；逆袭话语本质上仍是对传统鸡汤文化的承袭。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话语来源并反作用于社会现实，虚幻乌托邦背后的意识形态将“草根”个体询唤为主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并由此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关 键 词】草根逆袭；话语；媒介建构；社会流动；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袁会，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蔡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新闻与传播研究》(京)，2021.5.44～6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亚文化传播机制与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3)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文化样态的日渐丰富，“草根逆袭”话语逐渐流行于各媒体平台，并在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中被频繁使用。从早年间一举成名的农村“大衣哥”朱之文、励志保安杨顺、传菜工杨绍平到现今家喻户晓的“口红一哥”李佳琦、“锦鲤”女孩杨超越、“草根飞人”矣进宏……在无数个逆袭故事中，“草根”们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努力抓住机遇、顽强坚持，完成了从“别人都有背景，自己只有背影”的无奈到功成名就的华丽逆转，以上进、踏实、励志的正面形象激励了诸多尚在奋斗途中的普罗大众。

本研究以这一流行的媒介话语为研究对象，结合质性文本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依循“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揭示此类话语的产制逻辑、社会基础和实践效果。具体而言，为什么“草根逆袭”的媒介话语会日渐流行？媒介是如何建构这种话语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种话语实践具有何种社会文化意义？在下文中研究者将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研究基础

作为一种流行的媒介话语，“草根逆袭”在反映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形塑个体的认知结构和情感体验，甚至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行为实践。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草根逆袭”话语的流行原因、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不过，新闻实践往往领先于学术研究，我国主要的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目前并无专门针对“草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根逆袭”媒介话语的研究，同时，这种我国特有的媒介内容也尚未引起国外学界关注，外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中仅有零星对“草根”概念的讨论文章[①]。虽然直接相关的文献难寻，但国内外诸多经典理论和研究实践仍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一)“草根逆袭”的语义来源

“草根逆袭”是近几年才开始流行的说法。汉语中的“草根”本意就是“草的根”，这一实在意义简单明了、众人皆知，因此，2000年以前出版的汉语词典均没有为其单列词条[②]。20世纪80年代，直译自英文单词的“草根”(grassroots)进入大陆语用圈后，中文“草根”也逐渐发展出新的引申意义。据传，这一词语最早流行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的“淘金”热潮中盛行一种说法：山脉表层土壤的草根丛生之处，一般会埋有黄金[③]。可以说，西方文化中的“草根”意喻着一种无尽的潜能和正向价值。据霍顿·米弗林词源词典(Houghton Mifflin Word Origins)记载，20世纪以来，grassroots的引申含义侧重的是roots(根)，只有到达草根部位，才能“真正理解某一事件的真实意义，才能采取真正有效的应对措施”[④]。如今，西方的“草根”概念常常与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混为一谈，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与更大的治理体系相比，“草根”通常指一个具体的运动或组织[⑤]。

与之相对应的，传入中国后的“草根”引申义则更侧重于“草”。用“草”意喻“民间”“平庸”“轻贱”，在中国是有传统渊源的，我国古代就有“草民”“草莽”“草寇”和“草台班子”等用语。张峻等综合国内学者对“草根”的界定后认为：“草根”一方面是指民俗或民间的，趋向于一种“俗味”而又鲜活的文化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是指群众的，平民百姓的，趋向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卑微[⑥]。在我国流行的网络文化中，成为“草根”意味着“无权、无钱、无望”，成为社会精英或“达官贵人”的对立面[⑦]。

与“草根”类似，最早可被追溯至清代的“逆袭”一词也经历了舶来文化和新媒介发展赋予的意义变迁。现代汉语中的“逆袭”主要有两种意思，“逆袭1”是汉语中的固有词语，其意义为“以小部队进行反击”；另一为“逆袭2”，是日语借形词，其意义为“在逆境中反击成功，形容本应该是失败的行为，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最终获得了成功的结果”[⑧]。“草根逆袭”中的“逆袭”显然来自日本，其最早出现于日本人气动画《逆袭的夏亚》，2002年开始流行于我国的网络游戏和动画领域。之后，这个词语开始被国内主流媒体征用，“草根逆袭”也逐渐成为典型人物报道中惯用的“现象级”话语[⑨]。

(二)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

虽然逆袭报道呈现的是内容各异的个体成长故事，但作为一种公共平台，媒体所传达的东西通常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制度或政治的”，这就要求“一种社会或社会结构方面的解释”[⑩]。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社会科学界对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问题的研究存在两个对立范式，即阶级分析范式和分层研究范式。其中，阶级分析范式的传统来源于马克思(Marx)，他最早将阶级斗争作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⑪]。可以说，这一范式来源于典型的冲突论传统。分层研究范式的理论源头一般被认为是韦伯(Weber)关于阶级、地位团体和政党的论述[⑫]。1945年，戴维斯(Davis)和摩尔(Moore)从“普遍必要性”的社会需要解释社会分层，对功能论的系统原理进行了较早阐述[⑬]。结合到我国的社会现实，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开始经历一次范式转换，即从阶级分析转向分层研究[⑭]。近年来，基于范式本身的解释逻辑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我国社会学界的社会分层研究开始出现重拾阶级分析范式的趋势，国内的分层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对排斥[⑮]、断裂[⑯]、壁垒[⑰]等问题的探讨。

在社会结构研究中，社会流动是分析的核心主题。无论是在阶级还是在等级视角下，社会流动研究都取得了异常丰富的成果[⑱]。在这一领域内，首先作出实质性突破的是罗格夫(Rogoff)的流动比率研究[⑲]。而此后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则从方法上解决了功能论分层研究的操作化问题，其成果也成为该领域后续研究的典范[⑳]。借鉴西方的经典研究路径，国内学者也纷纷展开了对我国社会流动现状的研究。有学者提出，我国社会阶层的边界正在明晰化，进入新世纪后，“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正在下降”[㉑]，社会结构不协调所导致的阶层关系张力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一直存在,“结构性屏障已经成为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22]。

对于底层人群而言,出身、家庭等方面的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造成了“起跑线的不公平”,而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又可能使个体借助能力、努力等自获因素(achieved factors)改变处境变得愈发困难。报道中的“草根逆袭”正是以这些现实社会矛盾的存在为前提的,其所呈现的其实是社会分化语境下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图景。

(三)媒介话语理论

荷兰话语分析学家梵·迪克(Van Dijk)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新闻话语”的概念,他认为这种话语可以借助语言工具表达新闻媒介主体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再现新闻领域内一定的权力关系[23]。随后,媒介话语开始受到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理论成果也日渐丰富。有研究提出,媒体的报道虽然源于社会现实,但并不一定“诚实反映(reflect)或照出(mirror)事实”[24],它们是对客观存在的选择性再现,是“社会建构的结果”[25]。媒体将其传播意图隐藏于新闻报道背后,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诱发力(causative force)的话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6]。

媒介话语是被建构的产物,同时,它也可以反向建构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27]。20世纪50年代末期,话语开始被理解成一种行动,也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干预。我们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文化和大众媒体的研究,无不受到这种观念转换的深刻影响[28]。正如英国学者艾伦(Allan)在研究电视新闻话语时提出的,(新闻的)再现过程完全不是“彼处世界”的中立反映,而是对于一种诠释社会生活的惯例规则的再肯定。在他看来,报道鼓励人们将它接受为习以为常的、具有特定优先性的现实定义,“对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文化再生产具有深刻的意义”[29]。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借助“公共话语的塑造”[30],将其试图传达的意识形态和意见巧妙地转化为一种被纳入“常识”范畴的、不言而喻的东西。但显然,这种对信息的操纵(manipulation)并没有被所有人捕捉到,对真实场景的扭曲也由此产生[31]。这种意图性和功能性的研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媒介内容背后的“潜在结构”,从而深化对“草根逆袭”话语建构的理解。

从研究向度上看,话语研究可以分为描述性与批判性研究两大类[32]。相较于侧重话语产物(文本)的描述性分析而言,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解构精英话语、推翻社会不平等为研究目的,注重将话语从文本中解放出来,将其引向社会实践的维度。20世纪80年代,这一进路开始进入媒介话语领域,并逐渐发展出以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的三维话语分析和梵·迪克的社会认知分析为代表的多种研究路径。本文借鉴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工具,探讨“草根逆袭”话语背后的社会现实基础和意识形态内涵。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大众传播媒介建构的“草根逆袭”话语,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报纸中的“草根逆袭”典型人物报道。具体的取样方式上,研究者首先以“草根”和“逆袭”为关键词,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中搜索2009年12月至2020年12月间中国大陆的所有报纸报道,共获得相关报道4962篇[33]。随后,采用人工筛选的方式,剔除重复和不涉及人物报道的文章,最终获得234篇样本报道,研究文本共计524904字。

(二)分析方法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的特点,研究者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两种方法,探讨“草根逆袭”媒介话语的产制逻辑和实践效果。

1.质性文本主题分析

研究者借助NVivo12质化分析软件,通过质性文本主题分析方法,从媒介话语的角度,对研究文本进行逐级编码,以分解解资料、总结规律。首先,将相关文本资料导入软件,创建主题类目,逐字逐句提取和概括自由节点(free nodes),并使用描述性文字,对节点进行开放编码;其后,对自由节点进行反复比较与归纳,结合软件自带的聚类分析算法进行辅助定性分析,建立不同节点间的类属关系,获得更具概括性的结构性树状节点(tree nodes),通过父子关系架构形成层级编码;最后,根据研究目标,对最高级编码进行汇总,选择性归纳核心类属,选取编码参考点数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最多的类属，形成“草根逆袭”媒介话语的编码层次结构，并进而总结出报道使用的主要话语模式。

2.批判性话语分析

费尔克拉夫提出，任何话语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三维概念，即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见图1)。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括对文本的语言学描述，对文本与话语过程之间关系的阐释和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关系的解释[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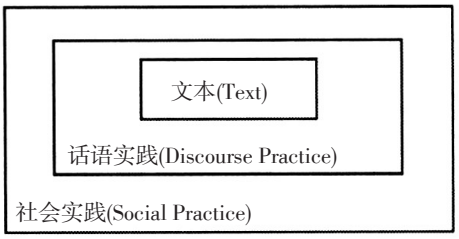

图1 费尔克拉夫的三维话语概念[35]

在前期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采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并结合梵·迪克将社会认知取向嵌入到话语分析框架的方法，揭示“草根逆袭”媒介话语的产制逻辑和社会文化意义。

三、“草根逆袭”媒介话语的流行原因

话语是包含了社会语境的交流事件，而非是孤立存在的语篇或话语结构[36]。从这一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特定话语的流行都不是毫无缘由的，“草根逆袭”话语的流行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格局、民众心态以及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惯例，都有着一种内在的勾连。

首先，从社会现实的视角来看，“草根逆袭”故事所传达的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对缓解当下的社会矛盾具有正向功能。它将社会问题引向个体叙事，在对个体成长历程的文学性凸显中，淡化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当下激烈的社会转型使得利益共享机制的推行陷入困境，随之而来的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分化严重以及共同价值缺失等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草根逆袭”报道，可以将底层民众对社会分配不公的负面情绪引向积极励志的正能量，它向人们揭示，每一个人，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是相同的，并且都有着成功的希望。在这一话语框架下，平民的成功不再是镜花水月，它是积极进取带来的结果，机会垂青于每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个体，哪怕你只是一个“草根”。逆袭精神所散发的能量给予人们打破藩篱、向上跨越的可能。所以说，虽然“草根逆袭”的媒介话语通常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个体叙事，但其流行实际上与更宏观的现实语境相关。一方面，逆袭话语是现实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反映，各种逆袭案例正是以社会分化、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存在为前提的；另一方面，这种强调个体进取的励志话语也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激发民众斗志、缓解社会矛盾具有积极作用。

其次，从民众心态的视角来看，“草根逆袭”报道迎合了民众的仇官仇富心态和防御性认同需求，映衬着反精英、反特权的民粹主义传统。全球化浪潮、改革开放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为人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抓住时代机遇的人获得了他们所期望的利益，成为社会富裕阶层，而更多的人则仍在大潮涌动中努力寻找方向。在这一背景下，部分社会群体认为一小部分精英抢夺了改革带来的丰硕成果，而大部分其他人却不得不承担社会急剧变化的代价。他们在这种社会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甚至引发“中国式怨恨”[37]。这一社会症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他们主动将自己划入非权贵的社会弱势群体——“草根”，并渴望在这种阶层对抗的情感体验中建立防御性认同。我们知道，“草根”的意义往往产生于某些社会个体对主流“高大全”叙事的对抗式解码中，在媒介建构的公共话语空间，作为符号表征的“草根”，其带有自我矮化性质的标签分类，更像是一种群体认同与自我呈现，它能吸引社会阶层金字塔下部的庞大人群。“草根逆袭”报道所呈现的报道对象之艰辛困顿的遭遇和逆风翻盘的结果，无疑能引发这类受众的强烈共鸣，让他们在失望中重拾希望，在压抑中找回激情，这样可以大大缓解其负面情绪和内在失衡。

再者，从大众传媒内容生产惯例的视角来看，“草根逆袭”话语是我国传统的“鸡汤文化”的一种表征，它兼具传奇色彩与戏剧性效果，因而备受媒体青睐。“心灵鸡汤”作为一种隐喻，在我国有着持续且广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泛的民众心理基础。如今,党政机关和新闻媒体也纷纷加入生产“心灵鸡汤”的行列,成为在社交网络播撒情感、博取注意的重要主体[38]。积极向上的“草根逆袭”报道显然具备了鸡汤文本的主要“配方”——通俗易懂、故事性强,且通常收尾于绵密的抒情辞藻和充满哲理的人生感悟,容易引发共情,符合大众的审美意趣。在温馨、治愈的抒情文风中,受众常常不自觉地将个人的“草根”身份与媒介建构的逆袭神话相关联,从而产生情感认同和身份代入,认为自己也能够复制这一逆袭路径,实现向上流动。可见,“草根逆袭”作为一种独特的内容表达,既具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本风格,又契合大众梦寐以求的价值主题,因而极易获取他们的青睐,由此,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大众媒介自然也乐于生产和传播。

总之,“草根逆袭”话语的流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并且作为一种话语实践,透过其象征符号的意义生产,我们也不难窥见文本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权力秩序。不过,所有的讨论显然都必须先回到具体的文本中。

四、文本:“草根逆袭”报道的话语模式与话语结构

话语实践是“文本和社会/文化联系的中介”[39],媒介内容的文本意义正是通过话语来建构和传播的。只有分析“草根逆袭”话语的表现形式,探明隐藏在多样化文本形式下的固有话语模式和话语结构,才能进一步挖掘出话语背后错综复杂的隐蔽关系。

(一)“草根逆袭”报道的四种话语模式

话语模式主要指简化的,而且往往是“不自觉、想当然的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论”[40],它能够联系群体关系和社会语境,揭示“意义生成的立场和策略”[41],对于解释社会的语言实践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研究者通过对“草根逆袭”媒介话语编码层次结构(见图2)的分析发现,这类报道主要使用了四类话语模式:

1.“草根逆袭”作为奋斗话语

主体奋斗是“草根逆袭”报道中最为常见的话语模式(编码参考点数为93)。这一模式强调:“草根”出身且平淡无奇的个体,可以在不断的打拼和奋斗中总结教训、积累经验,并最终走向成功,实现个人价值。研究发现,在“主体奋斗”话语的媒介建构中,逆袭又主要包括两种路径。其一是“改命追梦”。在这类报道中,主人公不甘心于命运原有的安排,力争从人生低洼处杀出一条新的血路,他们相信“吾辈皆身处沟渠之中,然其必有仰望星空者也”[42],于是绝不信命,力争“扼住命运的咽喉”[43]。即便这些“草根”或贫穷,或残疾,身处逆境,但决不放弃奋斗的信念和决心,而“坚守梦想”常常是这类报道的核心主题,例如:

> 李哲亚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理想化的人,“要是没有那点做梦的勇气,我也不会为了看‘水木年华’一眼,到清华去‘端盘子’。”[44]

> 这一切都没有令他退缩,他不畏病魔,用顽强的意志继续埋头苦读,甚至用大头针扎太阳穴来完成全国高等自学考试;他不理会同伴们的讥笑,相信自己的梦想终会成真……[45]

另一种主体奋斗的逆袭路径是“务实生根”。在这类报道中,主人公秉持“愿效滴水洞石穿”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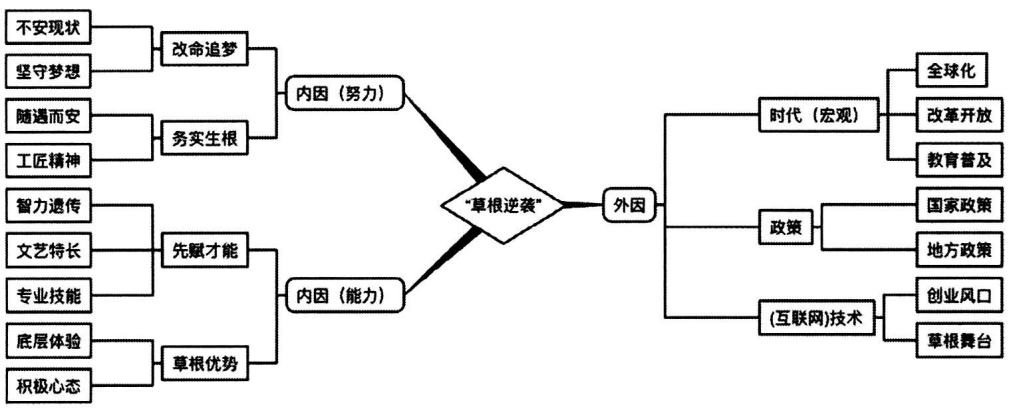

图2 “草根逆袭”报道话语编码层次结构图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坚信“行行出状元”,他们安于本业,“一生只做一件事”[46]。这种价值观显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工匠精神”,它与前面所描述的那种“不信命”“不安分”相比,其字里行间更多是在倡导一种安分守己、兢兢业业和厚积薄发的人生态度。例如,《中国科学报》报道首届“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俞飙的成功经验时,就使用了这样的表述:

他坦言,自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目标感不是特别明确,没有太多人生规划。在他看来,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和学生一起把手头的课题做好……[47]

在主体奋斗的逆袭话语中,这种“不安分”与“安分”是路径对立但又逻辑统一的,报道中的安于现状显然并不等同于无所作为,与逆天改命的“跨界”尝试相比,这种奋斗更强调同一体系内的上升蜕变。比如,农民当然可以走出大山,去城市打拼新天地,但也同样可以在农村大有作为,成为勤劳致富的社会主义新农人。总之,不同故事中主体的不同选择,意味着现实社会中成功路径的多元化可能,而报道所强调的,是这些被报道对象都有着同一种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这也成为这类报道的基础话语逻辑。

2.“草根逆袭”作为时势话语

时势造就,强调的是逆袭的外部因素,这种话语模式在文本编码中排序第二(参考点数为78)。任何个体的奋斗实践都离不开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的支持,时势造就的话语模式意在将个人成就嵌入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宏大场景中,突出新的时代环境、政策和技术发展为底层逆袭所带来的可能性。宏观层面的时代东风为“草根”的向上攀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报道文本中,全球化、改革开放和教育普及成为助力个人发展的新时代标签。例如:

面对如此好的发展形势,我和团队顺势而上,把“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带出国门,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优质产能输出的同时,让全世界分享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48]

“拿到大学文凭后,我开始明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并不是一句空话,学习真的能让一个人成熟起来。”[49]

除宏观形势外,具体的国家和地方政策也成为报道中许多“草根”实现逆袭的关键因素。例如:

十八大以来国家频频出台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密度之高前所未有,对我们做大临床研究和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50]。

郁树伟把政府给他的种种帮助铭记于心: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营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政府做担保拓展融资渠道,有效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51]

此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也为“草根”们提供了自主创业的良机和自我展示的平台。如今,自媒体、直播、区块链、粉丝经济、影视IP等各行各业最具潜力的创业风口不断被挖掘,新的机遇不断破土:爱马仕通过网络了解到青神竹编,“张德明编了几十年的竹编,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够和爱马仕这样的国际大牌相遇”[52];修理工逆袭为网红主播,“身上穿着的是生活,手里拿着的(手机)是梦想”[53];在三只松鼠总部,“两层楼间一座颜色活泼的滑梯代替了楼梯,‘互联网+年轻人,这一次门当户对’……”[54]

时势话语将“草根”个体的逆袭故事延伸至宏观的社会语境中,能否紧抓风口、把握机遇成为他们能否逆袭的关键。

3.“草根逆袭”作为才能话语

“草根”的向上攀升,离不开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但不可否认的是,并非“爱拼一定赢”,逆袭成功的另一个因素便是主体的才能。才能话语在本文的分析结果中排序第三(编码参考点数为69),这里的才能既包括先天的才能,也包括后天的才能。

毫无疑问,有先赋才能的个体更易成功。但是,天才顺利成长的故事无高潮、无反转,缺乏戏剧性,落魄“草根”天才的凤凰涅槃情节更加符合大众的审美。这类话语强调“吹尽狂沙始见金”,“草根”天赋的凸显和发挥往往更需要经历辛苦的“千淘万漉”过程。在天才的逆袭故事中,主人公可能在智力、文艺特长或专业技能方面资质过人,但其“草根”身份却往往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例如,《杭州日报》这样记录“文学扫地僧”汤杏芬少时的无奈:

我时常想起每次读完我的范文,班主任会意味深长地说:“汤杏芬,你真是可惜了,长在农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村。”当时我年纪小,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生在哪里是没有办法的,命运指给你什么样的路,你错不过去。[55]

这类表述呈现出平凡生活与天赋不凡的个体之间的矛盾,为天才崛起的逆转情节提供了铺垫。

除先赋才能外,“草根”在特定的环境和底层成长经历中形成的后天才能,也会帮助他们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一方面,“草根”最接“地气”,可以从土地中汲取营养,获得支撑,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底层体验也可能成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例如:

吴高峰是工人出身,特别会和工人打交道。[56]

我认为要想成大事,需要从最底层开始做起,只有这样我才能了解一个企业的运作情况,越是累越能磨砺自己。[57]

忻东旺以肖像的方式为这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造像、立传,从而揭示出这一被边缘化的族群本有的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58]

另一方面,来自底层的“草根”本就深处逆境,与患得患失的既得利益者相比,没有退路的他们反而更可能有不怕失败的积极心态。在许多报道中,成长于艰苦环境的“草根”通常有顽强的生命力,哪怕被逼至绝境,他们也勇于逆风翻盘、向上奋击。例如:

没有伞的孩子就得拼命奔跑![59]

他的精神包含了来自父辈的教育,更来自贫困家庭遭遇的磨难所给予的求生激励。[60]

他在湖南受骗,身无分文,只得当掉BP机换回50元钱……命运经常将他逼至绝境,但他每次都能触底反弹,因为没有退路,只能前进。[61]

可以说,这种凭借才能的逆袭更像是一个“蝶变”的过程,就算有破茧成蝶的基因,但也得经历不食不动的痛苦过程,才能苦尽甘来,华丽蜕变。因此,从本质上讲,才能发挥仍以向上进取为前提,当“草根”们尝试发掘独特的个人天赋,或者能够正视“草根”身份带给自己的积极影响时,逆袭似乎也不过一步之遥。

4.“草根逆袭”作为励志话语

无论是坚持奋斗,抓住机遇,还是发挥才能,“草根逆袭”报道的核心要义,还是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平淡无奇的人可以通过顽强奋斗获得命运的垂青;时代的幸运儿可以把握时势,借力翱翔;有特殊才能的个体能通过扬长补短,跳出现实禁锢……概而言之,尽管前文提出的三种话语模式各有侧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社会阶层并非固化难破,结构性的成长机会和行动型的成功案例仍然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草根”可以利用各种客观条件,发挥才能,努力奋斗,从而实现逆袭。可以说,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逆袭故事,本质上都是在呈现一种励志话语。因此,从相互关系来看,励志话语与前三种话语模式并不是同级并列关系,它更像是“草根逆袭”话语建构的底层逻辑(四种话语模式的关系结构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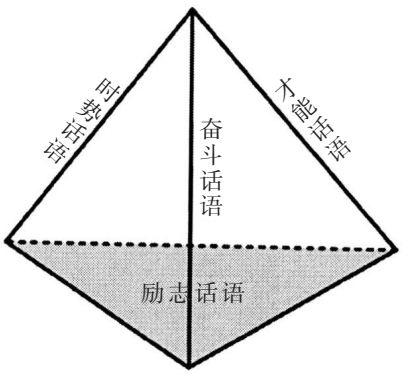

图3 “草根逆袭”报道话语模式关系图

显而易见,任何逆袭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以比较典型的“保安逆袭”报道为例,近年来,高校保安群体频频上演现代传奇故事,他们甚至被誉为“逆袭代言人”。虽然样本报道主要强调保安个人的拼搏精神和惊人毅力,但是,也有文章提出,保安的逆袭虽然是个体努力的结果,但显然与高校的学习环境密不可分。有才能的“草根”保安刻苦努力,利用环境优势成功逆袭,而许多身处高校的大学生却并不珍惜唾手可得的资源,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说明,个体的成就往往源于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因此,在实际的逆袭报道中,媒介通常组合多种话语模式,在兼顾个体和社会视角的基础上,插入底层励志话语,以力求呈现多维、立体的个人成长图景。

综上所述,媒介主要通过四种模式建构“草根逆袭”话语,奋斗话语、时势话语和才能话语分别侧重“草根逆袭”的不同方面,他们被组合于不同的报道中,并呈现出一致的励志主题。在媒介建构的话语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逻辑下，逆袭成功的“草根”成为面目各异但功能一致的角色符号，他们并不会被艰苦困顿的现实遭遇打败，而是成为逆风借势、艰苦奋斗的成功典型。可以说，这种综合各种话语模式，使用繁复手法编织而成的逆袭报道，看似全面客观地再现了各种现实变量，但其实它们都被框定于励志范式中，遵循着特定的话语规则，并最终成为某种模式化流程下的相似产品。

(二)“草根逆袭”报道的话语结构

话语模式是一种抽象的理想类型，在“草根逆袭”的报道文本中，以上四种模式常常是相互组合，彼此渗透的。与此同时，这种复杂变化的形式之下又隐藏着不变的意义结构和“被文本所揭橥、隐藏、暗示或神秘化了的那种关系”[62]。无庸讳言，在所有的文本当中，必然存在某些系统化的、相互关联的对立组，它们来源于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影响着受众对意义的把握。具体到“草根逆袭”报道，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强调个体的打拼，还是描绘“时势造英雄”，这四种“草根逆袭”话语的建构始终围绕着三组二元对立而展开，即“草根/精英”“逆/顺”“袭/非袭”，报道确实主要在表现这些二元对立中的一方，但缺席的存在才是在场意义生成的前提条件。由此，剖析这些对立概念及其隐含的权力关系，才能真正发掘出媒介话语的建构规则和深层意义。

1.主体：“草根”与“精英”

在媒体报道的逆袭故事中，“草根”和“精英”是首先会被想到的一组二元对立。“草根”是行动的主体，是在社会分化中自然形成的、与精英相对的社会群体。“草根逆袭”的话语前提是，由于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整个社会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即上层社会/精英群体和下层社会/“草根”群体(当然中间还有着过渡性的且目前尚不够强大的中间阶层)，其中，“草根”向精英的流动是向上的、跨越式的，这也反映出我国转型期显著存在的社会阶层差异。

在社会断裂的语境下，作为矛盾双方的“草根”与精英，无疑具有天然的冲突性，然而，在媒介呈现的励志话语中，这两个社会群体间的对立性却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起点——目标”的统一关系。于是，报道文本中的“草根”已不再具有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抗争性，他们成为社会分化的普遍结果，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并且，更让人困惑的是，在这组二元对立中，作为“草根”对立面的精英，似乎已不再是“草根”的斗争对象，而是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痛斥社会不公、同精英争夺利益和话语权相比，大众传播媒介倡导的“草根”典型，更愿意将抱怨化为动力，通过努力摆脱现状，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成为原来作为其对立面的精英。例如：

> 王中华凭借刻苦钻研弥补了知识的欠缺，用勤奋执着积累了实际经验，实现了从零起步到技术精英的完美逆袭。[63]

> 知命之年，彭朝继耗尽家产开启了他的发明创业之路，用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缩短了“草根”与精英的距离……[64]

由此可见，“怨天尤人”的消极情绪被引向“人定胜天”的积极信念，“草根”的斗争对象也从明确的社会不公和精英群体转移为虚无缥缈的“命运”。可以说，“草根逆袭”报道的主要功能在于协调社会关系，在于让“草根”们相信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以励志代替戾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媒介呈现的逆袭故事背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底层向上流动的诸多限制与极小概率，显然被刻意遮蔽了。在“草根逆袭”的媒介话语中，“草根”看起来是主体，是话语结构的意义来源，但事实上，他们可能“只是这些意义的结果”[65]。

2.状态：“逆”与“顺”

再从主体行动的状态看，“逆”与“顺”是相互对立的方向，也指两种迥然不同的生存境遇。“逆”字的使用恰恰说明了“草根”获得成功的艰难与反常。一方面，“逆”即是“迎”，意味着“逆流而上”“迎风飞行”[66]。在社会资源与成功机会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的背景下，“草根”的积极进取固然体现出一种觉醒与抗争的豪气，但“逆”势而动显然隐喻了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艰难。与顺风扬帆的精英相比，底层“草根”的前行势必要更加费力。为了实现成为精英的梦想，“草根”们只能负重前行。逆袭报道中时常出现对这种痛苦经历的描述，如：

> 命运之神却没有因此垂青他，积劳成疾，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出现了胸闷、头昏的症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状;在冶炼现场,他的衣裤常常被烤糊,鞋底被烤焦,有一次抢修设备故障,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同伴们不理解他,看到他在机器轰鸣、灯光昏暗的车间里看书,嘲笑他是神经病……[67]

另一方面,"逆"也指反常规的不合理状态,意味着对常规次序的挑战。如果"草根"的向上攀升在话语实践中被界定为"逆",那么其言外之意便是,精英获得成功才是众望所归与理所当然,这无疑是对社会阶层固化和传统血统论的一种默认。从新闻价值的角度看,事件越新奇,就越有可能激发受众的认知需要。"草根"作为社会的底层,是注定难以成功的。所以说,"草根逆袭"在媒介平台的流行,恰恰反衬出这种成功案例的反常和稀缺性。不难发现,一个"逆"字无疑已经表征了公平缺失的社会现实和"龙生龙凤生凤"的价值观念。

3.行动:"袭"与"非袭"

再回到行动本身考察,"草根"的"袭",是一种主动的进取行为,强调个体在向上流动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果"草根"向上是为"袭",那么"非袭"便是就范、平和、安于现状。从文本分析的结果看,多数报道其实并不提倡这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而是鼓励"草根"个体能动性的适度发挥,这也符合媒体试图建构的积极价值。"袭"暗含一种战争隐喻,这种隐喻方式往往是以阵营鲜明的敌对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但在媒体的逆袭报道中,个体的对立方显然被巧妙地置换了,"草根"们并不以精英为冲突和斗争对象,他们在逆袭中战胜的,其实是命运和他们自身。人生难免失意,但却不能失志,媒介的励志话语倡导"草根"艰苦奋斗、把握机遇、发挥才能,通过赞扬典型人物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反衬和批评现实生活中一些"草根"的不求进取和怨天尤人,例如:

反观自身,我们往往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消磨掉斗志,遗忘了梦想;往往因各种社会不公而满怀愤懑,怨天尤人;……久而久之,这个社会少了励志多了戾气。从这一点来看,面对孙永真们最需要反思的,是放弃梦想的我们![68]

同时,"袭"还代表出其不意的夺取,这一表述将"草根"群体的向上流动视为一种攫取式的突发过程。因此,"袭"的动作还有着"草根"出其不意地抢夺他人东西的微妙含义。如前文所述,西方的"草根"意义是与其"捆绑"的传说一同形成的,草根茂盛的地下会埋有黄金,这显示出一种虽然身世卑微,但却具有存在合理性、正义天然性和前途不可限量性的价值判断[69]。然而这一概念传入国内后,特别是与"逆袭"连用的"草根",已然失去了这种正面内涵。逆袭话语中的"草根"本就与黄金无关,成功理应属于精英,"草根"通过逆袭夺取的社会资源,是他们本不应该占有的。由此不难看出,"袭"的背后,仍然是对现行分配制度的默认。

总之,对"草根逆袭"媒介话语的文本分析,无疑可以深化我们对其特殊存在方式的理解。各种类型的话语模式看似兼顾多方视角,但它们其实都服务于媒介励志的主题。通过剖析话语结构中的缺席概念和隐含关系可以发现,"草根逆袭"的背后,仍然是精英顺利成功的正当性,报道实际上默认了社会分层、阶层固化和血统论等不公平的客观现实。

五、话语实践:"草根逆袭"话语的生产与消费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草根逆袭"话语进行了类型划分和结构剖析。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媒介文本并非自发而成,而是由专业机构生产出来的,因此,有必要站到传媒行业的角度,讨论这种话语建构的媒介操作路径。同时,文本及其话语总是生产给受众的,于是,我们还得从受众与效果的维度来反观文本的话语实践。基于上述考量,我们将分析对象从最终的文本产品转向文本的生产与消费过程,并对"草根逆袭"的话语实践展开考察。

(一)话语建构的媒介操作路径:议程设置中的故事框架

话语分析归根结底"都是对语言的分析"[70],所有话语研究必须要回归到语言层面,新闻的语言则来源于各种类型的报道。正如前文所述,大众传播媒介对"草根逆袭"议题的运作,已形成某种模式化的传统,从这一意义上讲,考察"草根逆袭"的媒介话语实践,应首先总结话语内容生产的媒介操作路径。

从议程设置的视角看,"草根逆袭"报道中的个人成长故事取材于现实,体现出对社会存在的观照,但是,它们并不一定准确反映客观现实。报道有意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提取了特定个体逆袭成功的典型案例，并与大多数“草根”的碌碌无为形成对照，这沿袭了我国典型报道的传统，也属于一种常规的报道议程设置，但事实上，这两种极端状况在真实生活中都不常见。现实语境中的无数“草根”其实构成了一个从一事无成到逆袭成功的连续体，且多数人处于中间的某种状态。报道呈现的二元对立否定了中间个体的丰富可能性，以过度抽离的图像置换了复杂的现实生活。

再从新闻框架的角度考察，“草根逆袭”作为一种类型化报道，已经形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框架。这种框架一方面突出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如个体与生活环境的冲突，个体的身份冲突等)，通过张力十足和矛盾对抗的情节添加，增强了新闻的可读性，例如：

“一个矿工想当律师，简直是在做梦！”面对工友的调侃和家人的不解，李水全不为所动。[71]

“那时我的双手机械地工作，可是我的大脑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一边工作，一边酝酿构思新的创作……“你说一条流水线有多长/心中折叠的梦想就有多长/梦里花开的春天就有多长。”[72]

另一方面，也以情动人，通过注入各种情感元素和呈现“负向——正向”的情感变化规律，引发受众共情，强化故事的感染力：

看着家里的光景一天天好起来，年迈的老母亲激动地说：“老张家终于把穷根拔掉了啊。”[73]

2009年，他以383分的成绩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了律师执业证。那一刻，他喜极而泣……[74]

可以说，从媒介操作成规的视角看，“草根逆袭”仍是对反常性社会事实的常规化报道，是新闻生产者根据某种稳定的范式，对现实材料进行的象征化抽离和结构性改写。这种长期的带有惯例色彩的操作，对受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并使得“草根逆袭”话语实践具有了新闻传播的专业底蕴。

(二)话语建构的受众效果：“心灵鸡汤”的背后

媒体话语的实践过程涉及新闻报道的文本修辞和话语生产，也关乎受众(话语对象)对话语的理解、接收与使用。所以说，内容生产只是话语实践的一个方面，媒体话语的实践意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与其受众效果相关。

必须承认的是，媒介建构的“草根逆袭”话语确实能够鼓舞人心，在维持社会稳定与强化社会认同方面发挥一定的正向作用。从本质上看，“草根逆袭”媒介话语仍然是对传统鸡汤文化的承袭，是以强煽情、弱信息为特征的“审美化表达”展开的情感规训[75]。概而观之，这种“心灵鸡汤”有三种特性能促进其积极效果的发挥：其一是真实性，报道都取材于真人真事，现实典型人物的真实逆袭故事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可以为“草根”受众提供经验借鉴；其二是激励性，“心灵鸡汤”的规训过程，能激发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差异化认知和情感反映，既可以为社会底层提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奋进激情，充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能对精英阶层提出适度警醒；其三是超越性，报道中的人物来源于现实，而他们的成就却远高于多数普通“草根”的想象，对于生活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的“草根”而言，逆袭故事更像是一种可以承载他们的心灵寄托的神话，用那种明日可期的希冀来对抗平庸乏味的现实。总之，“草根逆袭”的媒介话语竭力缝合社会结构性矛盾中的阶层裂隙，通过逆袭神话来抚平底层民众“只有背影”的负面情绪，消解“草根”们集体抗争的可能，从而发挥其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功能。

然而，这种特定语境下的逆袭终究只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姿态，由于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阶层固化的鸿沟，这种话语的正向社会效果总是有限的。首先，报道中的逆袭故事虽然源于现实，但却是“少数人的真实”。放眼整个社会，真正实现逆袭的“草根”实在寥寥，不具普遍性的个案显然刻意回避或淡化了社会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现实社会问题，因此，其对现实个体的实践指导能力是有限的。其次，虽然成功的逆袭故事能产生激励作用，但热血沸腾的受众需要冷静思考的是，“草根”的逆袭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每一种个体的成功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媒介建构的逆袭话语架空了现实社会语境的诸多复杂要素，在强调有利因素的同时，剔除了对其他各种限制性条件的交待，这样一来，受众很难意识到这些逆袭路径往往是难以复制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的。最后，报道的超越性也极有可能模糊受众对现实的合理认知。我们知道，逆袭神话给个体所带来的快感并不能真正消除其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各种苦痛，事实上，与其空想未来，不如把握当下，显然那种致幻式的彼岸超越之想象对底层民众会产生一种麻醉作用，让他们无法清醒地去面对这个世界。

总之，“草根逆袭”话语所蕴含的正能量确实可以发挥治愈功能，化解负面社会情绪，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不过，这种承袭了传统鸡汤文化的话语，更像是一种精神抚慰手段。虽然逆袭成功的案例确乎是真实、激励、超越性的，但逆袭在别处，生活在眼前，这种“少数人的真实”很难给底层民众以有效的指导。换言之，“草根逆袭”的传奇虽然迎合了大众的审美习惯，满足了底层“草根”的绽放欲望，让人们相信“草根”的逆袭就像是小如米粒的苔花也能开成牡丹，其绚烂的场景能带给人一种独特的美学震撼，但除此之外，难有其他。从这一层面上讲，媒介呈现的“草根逆袭”愿景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毒鸡汤”。

六、社会实践：“草根逆袭”背后的社会现实基础与理论内涵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目的是分析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尤其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关注在变化的过程中话语怎样呈现，以及话语和其他符号、社会因素间关系的变化情况[76]。有鉴于此，在下文中我们结合话语实践的宏观社会语境，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反观“草根逆袭”话语，考察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勾连，并从批判性维度来解释这种话语实践的复杂内涵。

(一)话语的社会现实基础：作用与反作用

话语是表现形式，也是行为方式，它们不只“是涉及内容或表征的符号”[77]，而且“本身会行动”[78]，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具有极强的形塑作用。话语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在帮助维系和再生产社会现状以及改变社会现状这两种意义上，话语都具有建构的功能。这种双向作用的关系为我们理解“草根逆袭”话语的生成原因与社会影响提供了思路。

一方面，话语来源于社会现实。从相对静态的视角看，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为“草根逆袭”话语的产生提供了基础。逆袭话语中的“草根”阶层，其实对应的是我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底层群体”[79]。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提出过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不同看法，其中，无论是庞大下层群体与其他阶层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或过渡的“倒丁字形结构”[80]，部分下层群体地位上升的“土字形结构”[81]，还是认为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缺乏有效整合机制的“断裂社会”[82]说法，实则都是想应对当下社会结构固化，阶层关系紧张的现实问题。媒体的“草根逆袭”话语显然已经承认了我国社会分化现象的存在，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不过，如果从相对动态的视角看，这一话语中的“逆袭”同样反映了另一种社会现实，那就是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个体存在着向上流动的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经济到社会的全面变革，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结构演化过程。市场力量的驱动使得自获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影响力升高，教育改革的推进使得教育作为一种竞争资源而变得日趋重要，现代职业结构的分化更是增加了社会流动的潜能……正是这些社会变化使许多出身平平的“草根”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向上攀升，跻身精英阶层，不少成功的“草根企业家”“草根明星”也开始为公众所熟知，“草根逆袭”话语正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简言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并存的中国现实才是“草根逆袭”话语得以产生的坚实土壤。

另一方面，话语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现实。“草根逆袭”的媒介话语实践可以通过认知中介机制的作用，对现状产生建构式影响。英国著名学者汤普森(Thompson)曾指出，阶级经历主要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意识/觉悟则“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83]，因此，阶级是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形成。由此不难推知，阶层意识是阶层归属与人们的阶层态度、行为之间建立逻辑连接的中间环节。具体到本研究中，媒介正是通过对话语的“认知加工”[84]影响人们的阶级/阶层意识，并进而发挥其“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性作用”[85]。比如，在身份建构方面，逆袭话语通过影响人们对“草根”身份的认知，为其提供认同感和归类参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照;在关系建构方面,阶层是有着明确关系取向的分析概念,“草根”总是相对于那些“精英”而言的,逆袭话语正是通过对“草根”与“精英”之间的关系呈现,形塑人们的阶层意识;在观念建构方面,逆袭话语早已隐含了一种对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现状的认可和接纳,因为既然逆袭存在,这就显示了中国社会虽有分层,但也有流动,并没有完全陷入阶层固化的困境,而个体显然可以并且也绝对应该通过积极进取,实现向上的阶层跨越。这些抽象的认知正是建立在“草根逆袭”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与鸡汤功能的话语之上,可以说,话语在无形之中形塑了人们的观念与情感,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动,由此实现其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二)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被询唤主体的“乌托邦”想象

从更深层面剖析,“草根逆袭”话语的实践效果实则体现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层叠上,意识形态被运作于话语建构和表意实践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众所周知,制作新闻的方法、外部新闻来源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都会导致记者们“带着意识形态去描绘这个世界”[16],因此,也只有从意识形态内涵维度来揭示“草根逆袭”话语背后的权力秩序和权力运作方式,才能深化我们对这种话语实践效果的辩证思考。

在“草根逆袭”的话语实践中,意识形态将“草根”个体询唤为主体,并使他们最终成为某种社会功能的体现和承担者。这种询唤职能主要是通过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完成的。一方面,逆袭话语将个体励志的价值观念传递给“草根”,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有自主意志、可以主动把握命运的主体。意识形态建构作为主体的个人[17]。它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呈现“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价值[18]。在此之后,它还通过社会化过程,使这些价值和规范逐渐被社会成员内化,并“形塑和建构了每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19]。“草根逆袭”报道中的成功故事都强调一致的话语逻辑,体现出以励志为内核的价值导向。这些真实案例试图让人们相信,“草根”只要肯积极进取,就有成功逆袭的可能性。逆袭话语巧妙地将这种成事在人的价值观念转化为某种理所当然的主体信条,在召唤励志“草根”的同时,也转移了他们对现实社会不公的关注。“草根”的阶级意识在这种逆风飞翔的豪情壮志和仰望星空的美好期许中被荡涤一清。

另一方面,逆袭话语也影响“草根”的行为实践,并使自由表象下的主体最终成为臣服于社会秩序的伪主体。在个人作为主体存在时,其行为似乎都是由他自己决定和控制的。但实际上,这种自由是“服从一系列预先规定的东西的自由,是实施和完成从上面或外面强加于自身一系列任务的自由”[19]。“草根逆袭”话语在凸显个体成功案例的同时,也遮蔽了最关键的社会公平问题和“草根”向上流动的诸多限制。被这种媒介话语影响的“草根”,无疑会将逆袭成败的原因都归于个体,他们坚信个体进取能够改变命运,哪怕逆袭失败,那也是自己能力不足、努力不够或运气不好。在默认社会规则的话语前提下,“草根”成为被询唤的伪主体,他们不再批判社会弊端、呼唤公平正义,其主观能动性只是发挥于对抽象的“命运”的抗争中。由此,逆袭话语中的个体进取已然成为一种空洞的能指,被询唤主体的行动终究不过是在自由的表象下履行的一种社会功能。

除此之外,“草根逆袭”呈现的美好未来也契合了乌托邦的典型特征。报道中的逆袭故事来源于现实,就像乌托邦的图景总是孕育于现实世界一样。与此同时,乌托邦根源于需求与满足之间的差距,是高于现实的完美存在。而媒介建构的逆袭故事也迎合了“草根”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和逃避渴望,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但是,乌托邦是美好的,也是虚幻的。与不完美和非理想的现实相比,乌托邦是完美无缺的理想,那么,它将不可能存在[19]。类似于乌托邦之吊诡,“草根逆袭”也有其内在矛盾性。逆袭话语的核心意义,是用励志振奋取代怨天尤人。可是,“草根”本身就是社会分化的符号,如果不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不公,“草根”通过个体励志就可以成功,那么,这种不足为奇的故事就不会成为典型报道,且这种顺理成章的流动路径也不会被称为“逆袭”。也就是说,“草根逆袭”只是虚幻的乌托邦,媒体话语搭建了一个空中楼阁,让底层民众向上仰望,但却并未给他们提供梯子。当然空想的审美乌托邦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也有其现实意义，媒介呈现的逆袭愿景就算是难以实现，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其激励价值，毕竟积极奋进总好过消极无为。对于不满现状的“草根”而言，相信成事在人，更像是一种使理想与现实和解的方案，一种积极向上的理由和意义，从这一层面讲，乌托邦是否存在，似乎也不那么重要。

综上所述，“草根逆袭”是被建构出来，又反向建构社会实在的媒介话语，它呈现出以励志为底层逻辑的话语模式和隐含固定关系的话语结构，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强化社会认同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乌托邦可能是遥远而虚幻的，但它带来的心理体验却是真实的。这类报道如此流行，说明它们触及了受众的痛点，也生产了受众渴望的快感。身在井隅，心向璀璨。相对于停辛伫苦的现实生活，“草根”们确实可能更愿意生活在这种媒介建构的美好神话中，这是他们的真实情感，也是他们的一种选择。

注释：

①此处的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外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主要包括Web of Science，SAGE期刊全文数据库和JSTOR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等。

②苑秀杰：《凝视“焦点”中的“草根”：探寻“草根”的词源、词义》，《美与时代》2007年第4期。

③陈丹丹、刘起林：《草根文化诉求的价值两面性及其民粹主义根基》，《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5期。

④余静：《大选之年话“草根”》，《中国翻译》2012年第6期。

⑤ Augustyn, M., Best, E. & Lambermont, F., "Direct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t Grassroots Level," Europe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28, 2015.

⑥张峻、张志伟：《“草根文化”含义考》，《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⑦Zhou, H., & Han, E. L, "Striving to be Pure: Constructing the Idea of Grassroots Philanthropy in Chinese Cyberspace," Voluntas, vol. 30, no. 1, 2018, pp. 709-723.

⑧郭敬燕：《网媒流行语“逆袭”考辨》，《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⑨“逆袭”一般被认为是搭乘“屌丝”而流行的网络热词。2012年开始，“屌丝”逐渐盛行于各媒介平台，并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热词。研究者在慧科新闻数据库(WiseNews)中检索发现，2012年同时包含“屌丝”和“逆袭”的报纸文章达1237篇，而包含“草根”和“逆袭”的文章仅有363篇。从2013年开始，网络上掀起了对“屌丝”等粗鄙语言出现在公共信息平台上的适宜性的讨论，之后，多家新闻媒体发表评论，倡导提高媒介平台的“言值”。此后，“屌丝逆袭”逐渐被“草根逆袭”取代。

⑩[荷]托伊恩·A.范·戴克：《媒介中的意见与意识形态》，[新西兰]艾伦·贝尔、[澳]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徐桂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52页。

⑪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5, pp. 60-65.

⑫Max Weber, "Class, Status, Party," in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80-195.

⑬[美]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8-130页。

⑭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⑮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⑯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⑰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⑱ Ganzeboom, H. B. G., Treiman, D. J., & Ultee, W. C., "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7, no. 1, 1991, pp. 277-302.

⑲Natalie Rogoff, "Recent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Reinhard Bendix and Seymour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53, pp. 442-454.

⑳Peter Michael Blau &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London: Wiley, 1967, pp. 2-8.

㉑李强：《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新特征新趋势》，《北京日报》2016年5月30日，15版。

㉒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70年》，《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

㉓Teun A. Van Dijk,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8, p. 8.

㉔Ettema, J. S., & Glasser, T. L, "News Values and Narrative Themes: Irony, Hypocrisy and Other Enduring Values, "paper re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onference, Dublin, Ireland, 1990.

㉕Cohen, S., & Young, J.,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ts,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5, no. 2, 1974, pp. 261-262.

㉖Cynk, K. W., "The Process of Climate Change in Mass Media Discourse using the Example of Polish and International Editions of ´Newsweek´ Magaz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vol. 25, 2018, pp. 31439-31449.

㉗Shin, D., "Analyzing Media Discour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nglish Ability Test(NEAT)in South Korea, "Language Testing in Asia, vol. 9, no. 4, 2019, pp 1-14.

㉘[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王修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页。

㉙[英]斯图尔特·艾伦:《新闻在此:电视新闻话语与领导权的建构》,[新西兰]艾伦·贝尔、[澳]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徐桂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5-113页。

㉚Cukier, W., Ngwenyama, O., Bauer, R., & Middleton, C., "A Critical Analysis of Media Discours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roposed Method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vol. 19, no. 2, 2009, pp. 175-196.

㉛Niklandex, S., Soto, R., & Crawford, B., "Universal Usability in Mass Media via Discourse Analysis: A Case Stud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Posters´ Extended Abstracts, 2015, pp. 60-63.

㉜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

㉝研究者在慧科新闻数据库检索发现,最早出现"草根逆袭"的报道是2009年12月1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的《网络视频应用跨界创新》,但报道是将网络直播的演唱会称为"草根逆袭的音乐狂欢"。数据库中最早同时出现"草根"和"逆袭"的人物报道是2012年2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林书豪凭什么?》。

㉞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95, p. 98.

㉟费尔克拉夫在其1995年的研究中已将第三维度的话语概念命名为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本文仍沿用其在国内更具影响力的1992年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文译本出版于2003年)中的"社会实践"说法。

㊱Teun A. Van Dijk,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8, p. 216.

㊲殷文、张杰:《中国式怨恨、差序格局与认同边界——情感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㊳黄月琴:《"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

㊴[英]诺曼·费尔克拉夫:《媒介中的政治话语:一个分析框架》,[新西兰]艾伦·贝尔、[澳]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徐桂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130页。

㊵James P. Gee,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72.

㊶刘国强、林青:《媒介话语的社会嵌入:"内容为王"的话语模式及其变迁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

㊷刘强:《再平凡的生命,也有权利追寻光芒》,《农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3版。

㊸路梦、罗晓薇:《苦难"励志姐"的逆袭人生》,《合肥晚报》2013年11月1日,10版。

㊹刘超群:《"逆袭草根"帮农民工用知识圆梦》,《每日新报》2014年2月17日,9版。

㊺乔欢:《林区草根逆天改命成"锦鲤"》,《黔西南日报》2019年9月1日,3版。

㊻陈文秀:《叶念乔:潜心教育,一生做一件事;情牵家乡,想在赣办大学》,《江南都市报》2020年1月22日,30版。

㊼黄辛:《轻松治学,享受科研》,《中国科学报》2013年4月30日,6版。

㊽邱登科、叶红菱:《叶国富:20年两次创业》,《民营经济报》2017年12月20日,8版。

㊾刘超群:《"逆袭草根"帮农民工用知识圆梦》,《每日新报》2014年2月17日,9版。

㊿申宏:《中国式创新:听科学家讲"春天的故事"》,《新华日报》2018年1月25日,15版。

(51)谢永静:《郁树伟:从"草根"到企业家的完美逆袭》,《周口日报》2019年5月18日,1、2版。

(52)李秋怡、袁丽霞、文铭权:《当青神竹编遇上爱马仕……》,《四川日报》2015年7月21日,8版。

(53)胡雅玲:《用修理铺养活家,用吉他喂饱梦想》,《河北青年报》2019年12月17日,11版。

(54)姜刚、陈诺:《三只松鼠:撬动农产品产销两头》,《经济参考报》2015年12月18日,21版。

(55)范典:《我不是范雨素》,《杭州日报》2018年7月13日,15、18版。

(56)马超、杨雪秋:《从技术到管理的多面手》,《劳动午报》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6年5月30日,7版。

[57]秦勤:《“爱折腾”的周帅》,《张家界日报》2015年11月27日,9版。

[58]文希:《忻东旺:画出生命的尊严与窘迫》,《深圳特区报》2014年2月20日,2版。

[59]李芳芳:《40年,一个家族的故事》,《平凉日报》2019年6月24日,1版。

[60]佚名:《姜克生:逆袭成功有话要说》,《河南商报》2015年4月15日,7版。

[61]徐玲玲、曹大鹏:《草根创业者精彩“逆袭”》,《楚天金报》2013年12月4日,30版。

[62]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6, pp. 80-81.

[63]陶宗海:《王中华:造出世界一流电梯》,《周口日报》2016年1月6日,3版。

[64]苟丽佳:《丹棱“农民发明家”发明智能升降火锅餐桌》,《眉山日报》2017年12月10日,7版。

[65] 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 31.

[66]据《说文解字》:逆,迎也。从辵,屰声。关东曰逆,关西曰迎。

[67]乔欢:《林区草根逆天改命成“锦鲤”》,《黔西南日报》2019年9月1日,3版。

[68]夏晶莹:《“牛保安”让谁反思?》,《温州日报》2013年11月12日,9版。

[69]陈丹丹、刘起林:《草根文化诉求的价值两面性及其民粹主义根基》,《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5期。

[70]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

[71]彭文卓:《井下矿工变身“草根律师”》,《工人日报》2018年2月22日,6版。

[72]曹菁:《逆袭!从鞋厂打工仔到文学评论家》,《广州日报》2018年8月11日,6版。

[73]雷荣、王博、曹苗苗:《张凤新:从“要饭娃”到种植大户的逆袭》,《延安日报》2018年11月28日,5版。

[74]彭文卓:《井下矿工变身“草根律师”》,《工人日报》2018年2月22日,6版。

[75]黄月琴:《“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

[76]Norman Fairclough,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05.

[77]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78][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王修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

[79]罗峰、文军:《转型期中国的底层群体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80]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81]李强:《我国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新特征新趋势》,《北京日报》2016年5月30日,15版。

[82]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83][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页。

[84] Van Dijk, T. A., "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Discourse and Society, no. 6, 1995, pp. 243-289.

[85][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8-61页。

[86]Mark Fishman,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 92.

[87][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8页。

[88]Terry Eagleton, "Ideology," in Stephen Regan, eds., The Eaglet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8, p. 236.

[89][英]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王修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7页。

[90]黄应全、苏宗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91][美]成中英:《乌托邦吊诡及其解决之道——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儒家的大同世界》,《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